

〔前言〕

## 我與護理的緣分

◎徐南麗

二〇〇七年五月，我的父親往生，母親成了八十四歲高齡的未亡人。頭七那天，幫忙做法事的師父念經念不下去，師父猜測父親一定有事情沒有交待清楚。於是，我代表大家擲筊問父親是否心有掛念，他說是。然後我再從母親、大姊、小妹以及我自己，一項一項仔細地問著。問到後來，原來是父親擔心母親無人照料，希望我辭掉慈濟大學的工作，從花蓮回台北照顧媽媽。大姊及小妹也在旁邊起鬨著：「哎呀，爸爸都這麼說了，妳又是念護理的，應該要回來的。」

其實，我並沒有打算要離開任教六年的慈濟大學。自從接了護理系所主任以後，在四年之內就將學生的考照率從原本的百分之五十提升到百分之百，證嚴法師給予我許多的鼓勵，而且，教育部規定，教授只要任滿七年，

即可擁有一年的有薪假。加上，學校規定，年滿六十歲、任教授滿五年以後，也可以領取部分退休金。我今年五十九歲，已任教授六年，只要再一年，不但可以領取退休金還可以擁有一年的有薪假。如果辭職的話，這個算盤無論怎麼撥都撥不平。

但是，媽媽已經八十四歲了，未來的一年正是照顧她的黃金時間，如果沒有好好把握，將來她有個萬一，我也無法原諒自己。證嚴法師說：「世間有兩件事不能等，一是行善，二是行孝。」於是，我毅然地做出了辭職的決定。證嚴法師也同意讓我辭職，但是希望我不要完全放掉，所以我有空時，仍會在慈濟大學及醫院協助處理一些疑難雜症事宜。

對我來說，這真是個意外的轉折。望著父親與早夭弟弟的牌位，心裡有種奇異的感受。似乎，我的命運與父親、弟弟的生命，有某種程度的連結。我的弟弟南傑排行老二，是家中唯一的男生，從小就非常受寵。他初一時學游泳怕嗆水，要求父母買游泳面罩給他。那時父親在南投的中興中學教書，我們全家就住在中興新村，記得爸媽還特地上台北幫他買游泳面罩。弟弟很開心，拿著那個新奇的面罩就跑去游泳了。沒想到，弟弟竟然不幸溺

斃，當他被發現的時候，臉上還戴著那個面罩，沒有人知道弟弟真正的死因是什麼？究竟，是面罩害他無法呼吸致死的嗎？還是被推落水裡溺斃的呢？這個問題對我們全家人來說，始終是個解不開的謎。

當全家人接到通知火速趕往醫院的時候，醫師已經宣告弟弟死亡。看到母親雙腿發軟、站都站不住，但是仍然不斷地抓著身邊的醫師、一再地拜託他們一定要救活弟弟。然而，不管母親怎麼拜託，弟弟躺在那裡一動也不動，家中唯一的男孩就這麼地走了。

弟弟的死，讓母親徹底崩潰，精神方面也出現問題，一直責怪自己買的面罩害弟弟無法呼吸。以前非常注重外表，總是修飾自己儀容的母親，不再優雅。她每天思念著弟弟，日子過得顛三倒四。沒有人敢在她面前提起弟弟的名字，以免她再度痛哭。後來，父親安排她到學校的圖書館工作，以轉移母親的生活重心，她才漸漸地回歸生活常軌。

我想，弟弟的死，跟我日後想學醫有很大的關係。當年，我們什麼都不懂，等到我念護理的時候，才知道大腦缺氧三至五分鐘就已經回天乏術，換句話說，弟弟還沒有送到醫院就已經去世了。也就是說，母親一直不斷地找

別人急救，一直不斷地壓著弟弟的胸口，試著喚醒他的當時，其實他已經走得很快了。

弟弟走時才十三歲，那一年，我初二，並立志學醫。

我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績自初中畢業，後來，讀台中女中時念的是直升班，成績不錯，也交了不少好友。其中一位好友俞小玲說她想考國防醫學院，拉我去陪考時，我二話不說、很有義氣地就陪她一起去考試。對我來說，那真的是陪考，從來沒想到有一天我會踏進那個學校。

大學聯考考完後，自己估計應該可以上台大醫學院，心情好得不得了。聯考成績公布以後，卻只考上一所私立醫學院，因為我的數學成績只有一分，拖垮了我的總分。

看到數學成績欄上的「一分」時，直覺這一定是弄錯了。成績向來很好的我，尤其對於數字、幾何、三角的概念都很好，考完試後粗算的結果應該是七十一分，而接到成績單時竟然只有一分！無論如何，這都是一個不可能的數字。我猜，應該是得到七十一分，而在我准考證前後的人是一分，因為數字抄錯了，才造成這個陰錯陽差的結果。如果我的猜測沒有錯，應該是可

以上台大醫學院的。可是，少了這七十分，我的成績就落到了另一所私立醫學院。

我的自尊受到很大的打擊，一來是在同學面前抬不起頭來，二來也讓父母、老師們失望。而且，私立的醫學院學費非常貴，加上當時又在鬧學潮，家庭經濟加上種種考量，當時的我並不想去那家醫學院就讀。

人的命運真的很奇妙。接到大學聯招送達成績單的那一天是八月十五日，國防醫學院的報到時間是八月十六日。當時，我覺得很沒面子，一天都不想再待在家裡，只想趕緊逃離，隔天就到國防醫學院報到了。事後回想起來，滿後悔當年沒有去查分。那個年代的人都太乖了，完全沒有想到可以查分數這回事。連身為高中老師的父親，也從來沒想過要去查分。

因為這個戲劇性的「二分」，我懊悔了好長的一段時間。後來，讀了《了凡四訓》，裡面提到命運的安排，才略微釋懷。或許，很多事情冥冥中自有安排，如果當時沒有陪同學去考國防醫學院，就算再怎麼不甘心，父母也會借錢讓我去念那家私立醫學院。偏偏，有了國防醫學院的選擇，而且報到日期就在收到大學聯考成績單的隔天。如此看來，或許，我終究是要走上

護理這一條路。

因為弟弟的死，我立志學醫卻意外地走入了護理領域。因為念了護理，所以父親往生後指定我辭去教職回家照顧母親，打亂了原本的人生規畫。感覺上，我的人生始終在「死亡」與「護理」間互相影響，或生涯規畫始終與家中的兩個男人關係最密切！這也許是上輩子結的緣吧！



幼年時徐家三姊妹與家中獨子老三南傑（右二）。